

进城(外一首)

◎路志彦

父亲的二八杠载着我儿时的梦想
作别褐色的土地和清澈的水渠
清亮的车铃声和飞扬的红领巾
穿过烟囱和水塔构建的灰色凯旋门
冲下旧石桥 是一条名叫人民的路
一条比夜更黑的柏油路
站成两排的梧桐树和黄路灯
勾引八岁时的我进了城
城里没有小麦 只有白色的馒头
城里只有朝阳 没有血色的黄昏
城里没有饥饿啊
城里充满饥渴的眼神

三十岁那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出城
金色的麦浪打着莫名的节拍

旧时一瞥

暮色吞噬着村落
黑色的土地上划满难以名状的符画
三岁或四岁时的自己
念着不知所云的咒语
挥舞枯枝 接引黑夜降临
柴火点燃 炊烟袅起
狂热的柳条或竹鞭
惊起一片褐色鸟群
月光和饥渴撑开他们的眼睛
觉醒 天外传来前世的一声羌笛

风的肉身

◎马智友

吹着已经很累
不停地吹着,又疼又累

一见到草,我就想吹它的方向
一见到水,我就想吹它的宁静
一见到云,我就想吹它古老的白和蓝

我渴望舒适,安宁
一直以来,我就想待在那儿不动
我不明白的是,我这样想却没有做到,总有风言风语从无法看见的地方围追堵截,又四处逃散

我在海上,有热带气旋抬我成台风,洋气的名字是我的一个面具
我在山上,大树招引我
我就把耳朵捂住,吹断自己的肋骨
是的,我是风的肉身
用自己的疼,围着人间转



如画

◎王慧婷

停下来,仰望春天

◎林小森

3月,47岁的梁姨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她负责清扫的路变成一片轻柔明亮的粉色花海,沉甸甸的樱花花枝垂下来,一不留神就会扫到那些高个子男生的脑门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条樱花长廊的穹顶逐渐变得密实,停在半空中的粉色云朵,色彩也从苗实的玫瑰色变成轻灵的浅粉色,再变成浅淡而朦胧的灰白色,最后,一场细密纷繁的樱花雪就会簌簌而落。这种极为轻薄的花瓣嵌在砖石缝里,播撒在冬青树篱里,在紫荆树和梅树上像雪一样落得满头,要是再遇上一两场毛毛雨,花瓣就像拓印在砖石和树篱上,是极难清扫的。环卫所的老姐妹们都取笑梁姨:“看花一时爽,扫花万分难。抬头望花冠,低头来出汗。”

人行好多年的环卫工人都有自己的经验:雪松路遮阳效果差一点,但好在松针的更新很慢,清扫任务便不重;国槐路只有槐花落下那个阶段比较难扫,但槐花是立体的,犹如洁白的蝴蝶收拢了翅膀,它并不像樱花这样会紧紧地贴附在石板路上,清扫起来也便当;悬铃木遮阳效果虽好,但秋天扫出的落叶经常要论吨,能累出人一身汗,春天又飞舞着金褐色的毛絮,沾上皮肤、吹进眼睛,刺痒难耐,恼人得很。

与之恼人程度相仿的,就是那

些景观路了。秋天,银杏大道挤满了游人,环卫工费时费力扫拢的落叶,被游人捧起来往空中抛掷,为的就是拍摄那金蝴蝶飞扬的小视频;春天,雪一般的落樱铺满了樱花路,扫到尽头,还没来得及把花瓣装到车斗里,又有游客以手掬起花瓣,在地上撒出一个超大的落花爱心,自己撩起汉服袍子,站到里面去照相。

每次,只有梁姨这种实诚人,才会自愿到景观路上去工作。早上5点30分,就有穿婚纱的新娘披着大衣,带着服装师和摄影师,在等云霞镀亮樱花树的那一刻了,日出时分的光线、阴影、薄雾,都是办喜事的人千方百计要捕捉的浪漫瞬间。

梁姨一面工作,一面要给拍婚纱照、拍艺术照的人让道。一开始,她委屈得很,别处的环卫工5点钟才开扫,她4点钟就要赶来了,这样才能赶在游客大批到来时,给他们留下一条洁净、敞亮的大道。她任务重得很、急得很,偏偏一扫落花,还有游客跑出来反对,他们提着礼服的下摆走来说:“阿姨,仰头看看这‘花吹雪’,手上捉一把落花,体会下它的轻柔,你舍得扫吗?”

梁姨正打算告诉他们,清扫工作是要讲求效率的,落下的花瓣若没有及时清扫干净,她下午还要出来加班。

一肚子委屈还没有说出口,素不相识的汉服姑娘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过梁姨的手,将一把落花放进她的掌心。这是梁姨头一回触摸花瓣,它像梦一样,散逸了颜色也消散了香气,吹去了花粉也模糊了轮廓,只剩一点点植物的清气。这柔软细碎的落花、一年一度的落花、清淡腼腆的落花,不知为什么撞击了梁姨的心,让她粗糙的心裂开了泉眼,涌出了汨汨的温泉。谁都知道,马上,这条樱花路就要变得朴素了,像一个婚礼上的新娘,褪去了她的华服,将要落入洗手做羹汤的漫长责任中。落尽繁花的樱花树,也要与周围千千万万的乔木一样,沦为安宁质朴的行道树了。这是每一棵花树的命运,也是每一个青春女子的命运。梁姨想了想,把这把花抛入空中,笑道:“你们定定心心拍照好了,扫这条路,我不急。”

于是,晨光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中年阿姨,穿着环卫工人特有的橘红色马甲坐在小三轮车的车斗边缘,拿着个饭团慢慢咀嚼。她喝着保温杯里的热茶,缓缓张望这个春天。这可能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从埋头劳作中抬起头来,只是闲闲地看花。在她肩头,一场花瓣之雪正在落下,世界因此失去了劳作的分量感,变得浪漫、舒徐又静谧。

解压猪

◎小茹

儿子最近送了我一只“粉小猪”。看到猪猪的第一眼,我问他:“你送给我一只小猪储钱罐做啥?现在谁还用分币啊?”

儿子“切”了我一下:“这你就不懂了。它是一只解压猪。”

“哈哈哈”,听到是解压猪,我开心地一把抢过来,我实在太喜欢捏解压玩具了。

两年前,儿子从美国读书归来,带回来一只玫瑰色的“胖猫咪”,告诉我说这是一只解压猫。

半只手掌的大小,软乎乎的,手感超级舒适,管你怎么捏也不会捏坏,一俟松开手,它就迅速恢复了原样。

在那之前,每当压力爆棚,我常通过吃甜食的方式来缓解。糖分能促使体内大量分泌多巴胺,多巴胺会让人的心情愉悦。可是,吃多了甜食,不仅容易发胖,还加大高血糖的风险,这并非一种解压的良好方式。

去逛街购物,花钱解压,我也做过。买东西时心情确实很爽。可是过几天冷静下来,会发现买了不少“不必要”的东西。浪费钱不说,无用之物还占据空间,扔也不好,不扔看着也不舒服。

用运动的方式来解压,我也试过。不过运动实在太费力气,需要

坚强的意志力,我也很难坚持。

粉粉的解压猪,体形是解压猫的四五倍大。捏它的时候,忍不住双手齐动,因为面积大,捏起来手感更加爽,直把粉嘟嘟的猪猪捏得鼻翘嘴歪、耳耷皮皱。和解压猫迅速恢复原样不同,解压猪是慢慢回弹的,捏完它,看皱皮的它冉冉饱满,仿佛美容拉皮一样恢复成细皮嫩肉的原样,欣赏的这个过程也很治愈。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压力。如何缓解压力?各人有各人的招数。如今的我,最爱在心情不佳时捏解压猪来发泄一下。捏着捏着,心空慢慢就晴朗了。